

御選唐宋文醇

蘓洵文



卷三十四  
之三十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四

眉山蘇洵文一

雜著

權書心術篇

權書法制篇

權書孫武篇

權書六國篇

衡論重遠篇

衡論廣士篇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四

眉山蘇洵文一

權書心術篇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

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

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

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易師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朱子作本義。謂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異日又曰。小人既一例有功。爵土何能不及。只是勿更用。與謀議。經畫耳。林希元謂。小人立功。不得不一例賞。以爵

邑。若一例賞。以爵邑。又恐播惡於衆。不若於行師之初。不用之。為愈也。我

聖

祖仁皇帝謂林氏之說。深合卦意。焉嘗謂君子雖簞食豆羹之細。猶必勵舍生取義之節。况乎軍旅之事。國之大事也。而顧唯利所在。不以義為衡。尚詭道詐力。曰兵事然也。若然。則行師者。當專用小人矣。周公何以曰。小人勿用。孔子何以曰。必亂邦哉。今觀蘇洵云。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固於師卦之旨。有合也。夫義者。利之和也。易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惟其義之至乃真利之大失義即失利此非特虛言其理也迨至於不可措手足之日而後知其果然失利而悔已晚也為此者必自小人矣未有師中之丈人而肯為國家動不義之兵者也且兵者刑也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必也矢石所加其人皆罪應死而後可以用兵是故王者之師有赦弗誅之人無濫誅之人弗誅者脅從罔治也其誅者皆不可並生者也兵交鋒接曷由區分之使銖兩不差乎要其為我所殺者無無罪之人則可斷也我之士卒豈能無一傷且死然傷且死即已納之於忠義之域而

死已榮於生傷已榮於全矣非殺之也夫然兵乃可以動且夫王者之於死獄也猶將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皆無憾夫獄之死者一二人耳而乃如是若夫行師則所殺者必非止一二人也轉使千百無罪之人履腸塗腦而不顧豈聖人好生之德亦有時而息而民之無辜聖人亦有時而殺哉惟其天戈所指必不至殺一不辜故謂之曰王者之師若見利忘義雖以此得天下正伯夷伊尹與孔子之所必不為也况其苟一時之勝自以為利而未見他日之害者哉蘇洵曰凡兵上義未已也凡兵上仁

權書法制篇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

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為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蹙。疎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衆。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

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陳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愕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



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觀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說者謂觀我生而皆君子也則无咎觀我生觀民也者言觀我生即所以觀民也洵謂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知此理者塗之人可以將其有見於是乎夫無事時所以治吏民者即有事時所以治軍旅靜而自觀吾何喜何怒何勇何怯而知人之無異於我於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所以厚

生者在是矣所欲所惡惟其理不惟其欲而以行其與聚勿施之政則所以正德者亦在是矣此無事時所以治吏民者也及其有事而以治軍旅觀吾之何以喜知人之不異吾所喜而不喜者不以加諸人則必與士卒同甘苦矣觀吾之何以怒知人之不異吾所怒而有以善用其怒則一乃心而百其勇矣觀吾之何以勇知人之不異吾所勇而以道義配血氣則人皆樂其死而耻獨生矣觀吾之何以怯知人之不異吾所怯而先為其不可敗則戰必勝而攻必取矣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嘗

學也。聖人豈以軍旅為不當學哉？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殺人之事於何可學？孔子不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乎？軍旅之學誠不出乎俎豆之間也。如曰：吾善為陳，吾善為戰，無論殺人盈野，正王者之大罪人，且必如戰國如五代，然後人人習於軍旅，而有善為陳善為戰之人，必若人而後可為將，則承平數百年不見兵革，必無良將也。而豈其然哉？

權書孫武篇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竒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

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

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

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言兵者祖太公六韜。使太公果有書。未有不見稱於仲尼之徒者。然則六韜固後人所託。而太公本無書也。陰符握竒。不知誰氏所作。或亦曰太公蓋亦出孫吳之流歟。古稱曹操用兵。彷彿孫吳。孫吳自古所重。唐宋以來。試武舉。必以孫吳世俗。遂謂用兵之道。在聖人六經之外。又疑孫吳

之書人所共見。必若子房所受於圮上老人者。乃發天地之秘。作偽之徒。又造為黃石素書。以行於世。皆大謬妄可笑。左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論語曰。足食足兵。兵大事也。聖人寧有不著之於經者。六經之言兵者。多已莫備於易。易於同人。於夬。於萃。於既。未濟。之屬。皆言兵而專言之者。師也。至其微言之者。莫若謙與豫。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曰。利用行師。征邑國。豫曰。利建侯。行師。蓋必其在已也。如山之處於地中。無絲毫侈大之念。然後可以為天地裒多。益寡。舉兵以征。不服。

其在天下也如雷之奮出於地雖震驚百里而百果草木仰受時雨之甘螟螣蝥賊倏焉掃迹而後其行師也不特殺人之中有禮焉且殺人之中有樂焉是以文王於豫曰利行師孔子於豫曰先王以作樂也若夫坤之六二坤之師也周公繫其爻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夫直方而大則為將之道備矣師直為壯曲為老不使一毫之曲在已而後可以用三軍之命内志既直矣外體又必方不使一毫之邪僻在身而後有以服三軍之心夫然三軍之心為一心三軍之身為一身所至如時雨又若水之行地然入江

併江入河併河可使天下無二水夫是之謂大誠其修之身者如此則雖倉卒之間有敵國外患俾之將百萬兵而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固不至於改其常度而喪其七鬯也而又何習焉故曰不習无不利也洵謂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故其心常若有餘洵誠善狀古良將之心者耶雖然不能直方大固不得強視百萬兵為一隸一妾也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只為分數明夫所謂分數明亦不出乎直方大之義盖理必該數圓者理也方者數也竒而圓將帥所握以應無窮耦而方士卒所倚以明

部位體必八而後方而其用則以六方之所由成由直而矩之者也是故古者陳必以八而唐太宗改為六非八非六則分數不能以明分數既明則衆不殊乎寡而小可極其大矣或曰管子之論兵也曰兵幸於權老子之論兵也曰以正治國以竒用兵孫子之論兵也曰兵者詭道司馬遷作齊世家謂周西伯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竒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今之所論無乃與古刺謬歟曰羣言淆亂衷諸聖諸說之不可與文王周公孔子較明矣况夫權者由經出者

也竒者由正出者也無經何權無正何竒且凡所為權與竒者唯其萬變而不可推測卒至而不可預知故能權能竒者貴焉若可筆之於書歷千百年而無改則非所謂權且竒者也將無趙括之父書乎此正蘇洵所以斥孫武之書為不可用者也若夫詭道陰權則戰國時非聖無法之語讀書多更事深則自知其無謂不足累筆費墨而與為辨矣

權書六國篇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

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

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宋仁宗增歲幣於契丹。當時皆謂契丹無厭之求。奚其可



從竭中國膏血不足以為賂矣於是志士扼腕耻之洵作  
幾策審敵篇極言當絕其使勿與歲幣而權書內又作六  
國論以先發其端焉夫仁宗之所以為仁而非小賢之所  
能測者正在和契丹一事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  
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仁宗之不忍鬪其民有太王  
之遺風矣彼安知南渡偏安百數十年中原之民無一日  
之忘宋者乃仁宗深仁厚澤之所留遺哉審敵篇不足錄  
此論六國事則確切不移故存之

衡論重遠篇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  
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  
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捍於外  
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  
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  
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  
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  
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

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檇杙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

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諱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

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  
謫量移。徃徃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  
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  
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  
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  
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  
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  
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  
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

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  
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  
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  
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  
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  
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入之地者。吏不肖也。  
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為天  
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  
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贖貨的

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與。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蹶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贓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宋承唐弊。以邊徼為遷謫之所。朝士有罪者。乃之官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以其遠而莫之省。憂遠方之百姓。何辜同是赤子。而獨無父母之愛也。洵所論誠切中其弊矣。然謂近之可憂。不若遠之可憂之深。則固不然。歷代有興有亡。秦則未嘗興也。其亡即兆於其兼并天下之日。而非不祀忽諸者也是。故秦事不可以例後世。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道也。豈楚人剽悍之故哉。況此之所謂楚者。乃江淮間。非蠻粵之遠也。自三代以來。亡國者亂必自近。始奚嘗自山陬海澨。蠶叢鬼區。始哉。未有

政明於上民戴於下而蠻夷能入而圖中原者也。洵之語無乃欲明重遠之義而不顧其論之偏轉開後世務遠忽近之弊歟。至謂武王視天下之勢如一身真善言聖人者。然曰此勢也非仁也則固未識仁矣。視天下之勢如一身正乃所以為仁而曰是非仁其將以煦煦為仁耶。

衡論廣士篇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忤。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

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

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忽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

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

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勾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竒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竒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

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漢去周末遠，其士之秀良，州牧辟命以為掾史。他時三公六卿九牧胥於是乎。選吏既習於民事，故循績易奏。吏與士同途，故人不耻為吏。唐宋以來，以制舉取士，求士於文采聲華，而士乃不習民事。吏習民事而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兩途。而士之子恒為士，降而為吏，即為墮其家聲。於是吏益以無賴，雖無賴然而在一邑則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則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則一部之政

由其手，以無賴之人而政出其手，則無所往而不為弊矣。朝廷欲興一利，吏即隨所興者以滋百弊；欲革此弊，吏即隨所革者以滋他弊。自知罪大則縱火以去其籍，使茫然莫知其顛末且也。官有除降而吏則長子養孫，官避本籍而吏則土著世守。即年滿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親戚迭出不窮，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夫以他州外郡之人為來往無常之官，官一而吏百，又皆文采聲華不習民事之官，以之駕馭百十為群，熟悉風土，諳練事故，作奸犯科，無賴之吏於此而能奏循績焉。固較漢世難什伯



也沿習既久如久病之人轉以病為命一旦悉去此輩則百司茫然一步不可行勢不能以終日嗟乎欲天下之治不改弦更張使吏有士君子之行而欲民生蒙福教化淳美者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洵為廣士論欲使吏與士同升於朝固是切要之言雖然未易易也必先去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而為之功名之途使得與士齒優柔漸漬潛移默奪之漸使士之秀良者不耻為吏而士之習於吏者得自奮於公卿然後可與道古蓋非百年不能矣若舉洵之言一旦驟施之令無賴吏得居士夫間正所為吏道雜

而多端害政之尤甚者也

洵為權書十篇衡論十篇幾策二篇歐陽修上之仁宗皇帝乃召試洵洵不就權書言兵也衡論者言有權必有衡所以用此權者也幾策則欲上之審幾而更化幾審而後可用此權與衡也其意大概如此權書十篇類兵家常言或逆料古人橫斷其是非而非其實衡論十篇大要欲人主用機智明刑法其言流於申商兵制田制尤紛擾幾策二篇一曰審勢勸人主以用威一曰審敵欲絕契丹而修戰備今擇其大醇者餘並不錄嘗考宋仁宗之為君恭儉

慈惠出於天性其仁民容物之心實漢唐宋諸帝中之首  
出者既與遼為與國唯欲睦鄰以息兵嘗服通天犀帶左  
右繩之謂此帶無雙即解不服左右請其故曰留以遺北  
主蓋其心苟可以弭兵者無不為未嘗頃刻不在念也當  
時百姓受其休養生息之恩如天廣大而不識不知一時  
才俊之士不達其深心莫測其分量轉以漢景之綜核名  
實漢武之耀兵黷武期其奮發慕效苟欲以張國威而不  
知君天下之道固在此不在彼也言者亦不止蘇洵而仁  
宗並勿聽亦終不以自明迨後神宗相王安石君臣一心

薄仁宗之所為為不足為行新法開邊釁於是百姓流離  
干戈不息而當日之議仁宗者至此未有不追思仁宗者  
矣事勢既已潰敗國步因之日促而元祐諸賢首被其禍  
延至崇宣之間淪胥以鋪無一免矣嗟夫策國是良非易  
易毋為坐井以觀天而曰天小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五

眉山蘇洵文二

雜著 書 序 論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上富丞相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上韓舍人書

蘇氏族譜

春秋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五

眉山蘇洵文二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  
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  
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  
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唐順之曰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  
再以斥廢僅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攸攸

卒歲是亦奇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

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  
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  
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  
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  
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  
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  
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  
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  
思之甚也。昔者秦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

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  
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觀洵上皇帝書第八段言使契丹者。當日情事可見。末幅  
數語所以甚昌言者至矣。

蘇軾跋云。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  
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  
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為詩有名。當時終於知  
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  
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



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

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



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欲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

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韓范富諸賢在朝宵小羣目為黨實則各持所見而不相  
 下觀歐陽修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可見也君子謀  
 國雖當渙其羣以絕類上之私亦當得朋以收羣策之力  
 元祐諸賢率多不肯下人他日洛蜀各樹旗幟以壞羣之  
 雅而有參商之形不待檢壬搆扇早已自相攻訐也蓋當  
 日風尚如此自韓范富諸公已兆其端矣洵之言往往如  
 著蔡不止辨姦一論也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切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  
 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  
 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  
 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  
 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  
 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  
 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  
 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

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

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

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

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

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

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其論韓歐李陸文字。不爽銖兩。交必如洵之與修。乃可面譽而不為諂。自述所得而不為誇。

茅坤曰此書凡三段一段歷叙諸君子之離合見已慕

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熟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為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為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為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憚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為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為行道乎道固不在

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日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后可以庶幾

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惟千萬為國自重。宋政迂緩。廢弛。觀此可見。君相之責。惟在用人。今召試一布衣。而可五六年。猶不得決。亦異乎為天下得人之義矣。

御選唐文卷三十五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三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



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  
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  
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  
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  
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  
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  
之。何傷。况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洵雖有戰國說士習氣。然較之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代

張籍與李浙東書等篇。顧有別矣。此文固亦士習卑靡之  
藥石也。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

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葛藟荒天下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

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直上是天地旁推之則民也物也直上是祖妣旁推之則宗也族也直上是父母旁推之則兄也弟也由父母等而上之以至天地由天地順而下之以至父母皆一氣之分而一理之合也豎窮三際不得謂此身非父母非祖宗非天地之身則少明於理之人與之言無不諾者及其橫亘十方謂此身即兄弟即宗族即民物之身則不特私意為之障并理見亦將為之障矣由此

一障則始於兄弟之不相能而終之及於民物又始於民物之不相關而極之至於兄弟故兄弟相猶而父母之心傷矣宗族相背而祖宗之心傷矣民物並害而天地之心傷矣父母祖宗天地之心俱於我不相似則我之身雖塊然血氣乎生理絕矣由有血氣而有此身此血氣者父母祖宗天地之心之所匯而成者也而既有血氣即有血氣之我出焉據是血氣而私之是故有弟而兄啼與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同發於孩提而不可解以賊夫性命苟不廓徹無餘合民物為一大身而謂能孝於親者未之有也

苟不能孝於親而謂能仁民能愛物者亦未之有也讀洵族譜文而有得焉可與讀張子西銘讀張子西銘而有得焉可與言性與天道

春秋論

聖祖御評  
持論最得要領  
用筆更沉著精  
驚其此識力始  
可以論斷古今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

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罰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

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

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  
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  
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  
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  
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  
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  
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  
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  
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

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  
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  
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  
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  
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  
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  
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  
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

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洵為六經論。謂聖人制禮。所以強人。棄逸而即勞。以尊其君。父兄皆聖人之微權也。恐告語之有所不及。乃為樂以

陰驅而潛率之。又恐其久而易廢也。乃為易以尊其道。使天下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視聖人如鬼神。之幽而不可測。又恐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者。而禮之權窮。乃為詩。以通人情。謂好色而不淫。怨其君父而不怒。則亦聖人之所許。所以全天下之中人也。其於詩易禮樂。所見如此。噫。亦淺矣。彼其視聖人之經。無往不用其權者。然則非六經。乃六權也。邪。其論書也。謂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武王周公。遂變而不復。反益為謬論。惟此論春秋篇。特



不詭於道故錄之

呂祖謙曰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

謝枋得曰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精熟孟子方有此文章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六

眉山蘇洵文三

論記

洪範論序

洪範上

洪範中

洪範下

洪範後序

響妃論

明論

辨姦

蘇氏族譜亭記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六

眉山蘇洵文三

洪範論

洪範論叙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干機百弊。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

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洪範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

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綜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

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

也。箕子意也。

洪範中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

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寔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

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擅聖人之言。以就固謬。况眊與蒙無異。而兩可兼陰。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

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恣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

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

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  
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木不  
貌之不恭  
厥咎狂  
厥罰  
常雨  
厥極惡說曰順  
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  
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  
言之不從  
厥咎僭  
厥罰  
常暘  
厥極憂說曰順  
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  
亂犯親戚侮父兄  
稼穡  
視之不明  
厥咎豫  
厥罰  
常燠  
厥極疾說曰順  
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  
飾城郭侵邊境  
金不  
聽之不聰  
厥咎急  
厥罰  
常寒  
厥極貧說曰順  
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  
廢祭祀逆天時  
水不  
思之不睿  
厥咎蒙  
厥罰  
常風  
厥極凶短折說曰順  
之其福考終命

皇之不極  
皇之  
厥咎眊  
厥罰  
常陰  
厥極弱

一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五福

之建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六極

不建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洪範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  
 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申之經曰鯀陞洪水汨陳其五  
 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  
 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  
 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  
 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  
 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  
 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  
 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



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

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邱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邱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

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觀之固憤憤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

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

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

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黃龍當現。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

一黃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洵於洪範破漢儒牽強傅會之失。開千古之冥蒙。信有功矣。然按漢書五行志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駝福。傅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傅載眊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傅春秋。然則向歆之學。雖多謬舛。非其所創也。微言絕大義乖。

漢儒收亡拾燼。補苴罅漏。其失雖多。要其存什一於千百。使後學有所措其心思者。未可數罪而忘勲也。且其意所以明天人之際。影應響答。如此其可畏。以儆戒萬世之君臣。又何過哉。特其鉤牽扳援。文致強傅。後生怪其迂。輒心輕之。甚至疑經。此其所短耳。洵雖辭而闢之。又為圖以明之。然猶未暢厥旨。真德秀因之。有悟而為之訓。而後條理分明。旨趣昭著。千古讀洪範者。宜所取宗也。本朝李光地述其說義。加粹焉。蓋嘗考之九疇。自一至九者。數之定序也。而分九而三之。則上中下各得三焉。上焉者天之象也。

中焉者身之象也下焉者民之象也一四七上也二五八中也三六九下也一五行天之體也故其文不曰用四五紀所以推天之度以敬授人時者也七稽疑所以求天之心以奉若天道者也疇之云者類也一四七所以為類也二五事修身之要也五皇極身之五事修之止於至善也八庶徵天以雨暘燠寒風為身而人身之貌言視聽思與相應焉極之建不建於是乎徵故念之也此二五八所以為類也三八政食為民天六官皆以明農所以厚民生也六三德既富必教因其風土而損益之以協於大中所以

正民德也九五福觀民之被福歟被極歟所以考其治道之成否也此三六九之所以為類也漢儒紊其序而以福極為災祥強六極以配五行故其說支離蔓衍而難信洵闢之當矣又嘗考之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皆五也則人數必五矣三五十五洛書之數自上而下分而為三皆十五也自左而右分而為三亦皆十五也若自其類而言之天事簡而民事煩一四七則十五不足於三三六九則十五有餘者三若二五八則適如十五之數此又以徵二五八之言人身也若夫皇極居中而數正五豈非天與民

之事皆本於皇躬歟。其天地民物之心歟。孔子不云乎。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為人君者。讀洪範。能不慄慄危懼哉。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

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鳧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鳧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

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漿。至周而發之。化為龍。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日中有烏。故烏最難射。羿十可中九。後世遂訛為十日並

出而羿射其九伊尹負鼎以干湯言伊尹在商則夏鼎已  
 遷於商也後世遂訛為伊尹以割烹要湯俗人不經之談  
 往往如是而以其傳於古也遂篤信之亦惑矣吞卵履迹  
 亦同此類洵此論實為有功詩傳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  
 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  
 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  
 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  
 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  
 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  
 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  
 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

聖祖御評  
 辭義精粹  
 其意自  
 然不虛



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

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

至於九也

茅坤曰此是老泉本色學問宋迂齋謂其意脈自戰國策來良是

辨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

聖祖御評  
識見明利要從  
學問中得來非  
位中也

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

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邵伯溫曰。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

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篇為荆公發也斯文出論者多以為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嘆后十餘年荆公始得位為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為不然至荆公虐民亂政溫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書甚苦翼荆公之或從也荆公不從乃絕之溫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明允先

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辨姦也耶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

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

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

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肉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吾門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飲食男女。而人之類不絕。亦有飲食男女。而人之性日湮。以滅故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夫夫師長。上下相承。遠近相維。凡以章志貞教。使民不入於禽獸之路也。貴於一鄉。則一鄉化焉。貴於一國。則一國化焉。貴於天下。則天下化焉。導之以聖賢。而斯民且趨於聖賢矣。導之以禽獸。而斯民且趨於禽獸矣。奈之何膺天位。食天祿。而不以聖賢導斯民。而以禽獸導斯民也。

士大夫讀此文。當感然其不寧也。奈之何天位天祿。出於其口。而不使能以聖賢導斯民者。居之而使能以禽獸導斯民者。居之也。為君上者。讀斯文。當感然其不寧也。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  
 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  
 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  
 武競惟朕一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  
 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  
 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  
 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  
 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

聖祖御評  
 不屬屏紳  
 治法精  
 而神  
 於



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歎。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僂。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

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

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

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橫目之民其性一也任邊遠封疆大吏者當書此文於座右

言無效... 不承... 樂也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天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

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大凡物皆偶然是。以大不偶然。或貴或賤。或壽或夭。或遇或不遇。皆偶然也。然而既貴既賤。既壽既夭。既遇既不遇。是亦大不偶然也。君子曰。是偶然者也。所性不存焉。故處畜而不以一毫挫於人。處豐而不以一毫加於人也。亦曰是大不偶然者也。盡性之道在是焉。故窮則獨善其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達則兼善天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七

眉山蘇洵文四

狀上書

議脩禮書狀

上皇帝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七

眉山蘇洵文四

議修禮書狀

聖祖御評  
思深慮遠故能  
為此嚴正之論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

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

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

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  
 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  
 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  
 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古諺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但宰相哉。雖一命亦然。子產  
 不云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否則必有所  
 敗。以其婦人女子之忠愛。欲益國家而反損者。何限。又况  
 不學之人。其所為當諱者。安知非轉屬國家之盛美。而當  
 形之歌頌者耶。又况誣上行私。而并非出於忠愛者也。

上皇帝書

聖祖御評

反覆數言於  
天下事瞭然心  
目自爾快切明  
透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  
 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  
 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  
 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  
 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  
 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  
 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  
 士大夫之眾。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



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

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

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嘗有敗事。

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

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

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考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

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

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旬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

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

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

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

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

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惟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概，而養其氣，使知有所取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

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做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

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

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



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

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莅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

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十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

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

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

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為罇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

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

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

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

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鬪齟。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

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闡闢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

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畧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

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之言。臣洵之不測。故亦憂國之心。效其詞。且非書凡十條。雖多。就當時利病。以為言。而亦有耿然不磨。即為萬世法戒者。之於世。夫故之於世。固不葉適曰。蘇洵自此賈誼。曾鞏。王安石。皆畏其筆。至以為無過之。歐陽氏比於荀卿。則嘉祐後。布衣特起。名冠當時。林而高。後世李覲。王回。豈敢望也。或傳洵嘗自挾一書。誦習。二子不得見。他日竊視之。戰國策也。洵聞而歎息。此雖未可信。然觀其遺文。大畧可見矣。六齋彙刊洵書二

